

张爱玲说，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。但我们总可以在生活的某一天，告别冗长与忙碌，走进简单和闲适。周末下午，沐浴着暖暖冬阳，我来到宁静幽雅的小城植物园。这是一杯恬淡宁静、甘甜清冽的冬日香茗，值得细细品赏。

从车马喧嚣的207国道转入山谷，噪声便被远远地抛在身后。人到植物园里面，一幅清幽写意的山水画在眼前徐徐打开，森林文化广场被绿意盎然的草坪拥抱着，广场旁边有两棵花开正盛的异木棉，她拒绝了任何一片叶子的衬托，满树粉红，鲜妍美丽得令人晕眩。走到树下，繁花如瀑布一般灿烂流淌，让人震撼不已。离开十多米后不经意间回眸，更是一幅令人怦然心动的画面：绿草、红花、艳阳、廊子，在隔而未隔的景致里散发出淡淡的治愈气息。

前面是一个山间湖泊，两边是绕湖的栈道和科普长廊。科普长廊架唯美，设计风格简约。踏上台阶，沿着科普长廊漫步，但见鲜花迎宾，绿藤夹道，清新空气一袭一袭漫溢过来。一花盛放非殊景，众芳齐聚诗意浓。湖边格桑花洒满沿岸，血色欲滴。春鹃也不示弱，绽放着重重花瓣。而把我牵引过去的，倒算是廊子红花的山茶树了。茶花已缀满枝头，或高或低，或张扬或羞涩，尽展国色天香。隔着几米远，分明看见云白色的花瓣簇拥着嫩黄色花蕊。蜜蜂们嗡嗡欢嚷，乐此不疲着甜蜜的事业。

湖的中段横跨一道白色石拱桥，颇有长虹卧波的韵致。站在桥上率意四顾，南国美景尽收眼底。两山绿意盎然，下面就是人工筑成的湿地湖。作为广东省首批小微湿地示范点，这里的景色精心设计，巧胜天然。空气像是过滤后般的清新与醇甘，暖暖的冬阳洒满两山的山峦，镀上一层

柔和的金色，薄薄的山岚如梦似幻。身处其中，如品一杯醉人心扉的清醇香茗。湖边有一片草坪，眠在两山之间，沿着弯曲干净的道路走进去，就像走进一张巨大的太师椅中。有好几个家庭正在进行亲子游，孩子们高兴地放着风筝，欢乐的叫声像云雀一样悦耳动听。

继续往前走，到了一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湖泊的全貌，远处小城的楼房隐隐约约如海市蜃楼。栈台边种着好几棵落羽杉，已做好变装秀的准备。再过几天来，落羽杉就会绘出红黄炫目的画卷。旁边是“有喜事来种树”义务植树基地。一棵棵的树上，挂着认种牌，标明了认种人、树名、时间、寄语。每当家中有了嫁娶、出生、升学、晋升、乔迁、开业等喜事，小城的市民爱前来植树。既为自己生活增加诗意，也为绿美家乡出一份力。小城实行这项活动已经10年，全市范围新种植的小树已达2500多万株，植绿爱绿蔚然成风。微风吹来，站在基地旁的我似乎闻到一股别样的茶香。

科普长廊上可以见到很多关于森林、本地动植物的内容的介绍，真不愧是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。在幽静的长廊中，游客可以随意选取一处坐下，然后心与山水共融，神与天地同体，默然无语间，尽可品味到这小微湿地醇厚的茶香！局促一室之内，难免视野受缚。迈向广阔天地，美好不期而遇。小城的天，城郊的植物园一点也不寂寥、萧索。她清幽、醇厚、丰盈，像一杯沁人肺腑的香茗，洗涤着小城的烦扰与忧愤，给予小城淡雅、清香与宁静的诗意。

小城植物园总体规划是1500亩，目前虽然只是初具规模，但已惊落市民。自然是课堂，草木是课本，她向小城展现着大自然的无穷魅力。当我沿着台阶爬上右边的半山时，整个小微湿地尽收



信宜六双村花灯基地写生

甘生月 作

眼底。对面山头上矗立着处处凉亭，山间柏油路时隐时现。而我身处的半山腰绿道，两旁植满了异木棉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漫步这花的海洋，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。

水清山绿花艳，这是冬日的小城植物园。小城疲惫的时候，植物园是她温暖而坚实的肩膀；小城放松的片刻，植物园是一杯淡淡的香茗，暖暖地抚慰我们的岁月。时光深处有真意，冬日寻胜颂幽景。晚霞满天时，我久久不愿离去，一直沉醉在韵味悠长的茗香中！

被拒绝的腊八粥

■ 苒夏溪

那年腊八，天寒地冻，风如冰刀般割着行人的脸。父亲刚好在我学校附近的工地干活，工地为了应节，熬了腊八粥。父亲满心欢喜，小心翼翼地将腊八粥盛在一个饭盒里，一路小跑着给我送来。

在学校的围墙边，父亲站在那里，衣着破旧且满是灰尘，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，双手紧紧地捧着饭盒，脸上挂着憨厚而期待的笑，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

然而，年少的我被虚荣蒙了心，只觉得父亲这样的模样出现在同学面前很丢人。当他叫住我，递过饭盒时，我眉头一皱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已经在食堂吃过腊八粥了，你拿回去吧。”父亲的笑容瞬间僵住，眼神里满是失落，嘴唇嗫嚅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默默地把饭盒收了回去。

有一回，母亲让我给在工地干活的父亲送衣服。我来到那片喧闹的工地，看到父亲正扛着重重的建筑材料，那堆材料几乎压弯了他的脊背，他的双腿微微发颤，却依旧咬着牙，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高高的脚手架之间。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，也炙烤着父亲，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、脸颊不断滚落，打湿了他那件早已被灰尘染得灰蒙蒙的衣衫。那一刻，往昔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，那被我拒绝的腊八粥，父亲黯淡下去的眼神，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心房，羞愧之感如藤蔓般在心底疯狂蔓延。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认真读书，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孝敬父亲。

后来，我如愿考上了大学。父亲为了能时常探望我，又来到了我大学所在城市的工地干活。每次

我和父亲见面，他总是把我约在离学校很远的地方。我心里明白，那碗被我拒绝的腊八粥，就像一道深深的伤口，一直横亘在父亲的心头，让他在面对我的时候，总是多了几分小心翼翼，害怕再次让我觉得难堪。

又到了一年的腊八节，我特意来到父亲的工地。刚走进工地大门，那熟悉的嘈杂声、机器的轰鸣声便扑面而来。我在一堆忙碌的身影中，很快找到了父亲，他正弯着腰，吃力地打着木桩。

我快步走到父亲身前，笑着对他说：“爸，今天是腊八节呀，学校食堂的腊八粥可好吃了，我想带您去尝尝呢。”父亲听到我的话，先是一愣，手上的动作都停住了，直起身子，眼睛微微睁大，满是惊讶地看着我，随后急忙摆摆手，声音带着些局促地说道：“不用不用，爸这儿还有活儿没干完呢，哪有那闲工夫去吃腊八粥呀，你自己去吃吧。”看着父亲这般模样，我心里一阵发酸，上前一步，紧紧拽住父亲那粗糙且布满老茧的手，我带着些许撒娇的语气说道：“爸，今天就陪我去嘛，活儿啥时候干都行呀，这腊八粥一年可就这么一回呢，走啦走啦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力拉着父亲往工地外走。

父亲拗不过我，只好跟着我一步一步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父亲显得有些拘谨，不时地整理一下自己那并不整洁的衣服，还小声念叨着：“哎呀，我这一身脏兮兮的，去学校食堂不合适呀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”我握着他的手，笑着说：“爸，您别想那么多，没人会在意的，咱就是去吃个粥嘛。”

一进学校饭堂大门，那暖烘烘的热气夹杂着腊八粥浓郁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我拉着父亲来到一个空位前，轻轻按着他的肩膀，让他坐下，然后跑去打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。我把一碗放在父亲面前，笑着说：“爸，快尝尝，可香了呢。”父亲看着眼前的腊八粥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双手有些局促地放在膝盖上，犹豫了一下，才缓缓地抬起手，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小勺粥，慢慢地送进嘴里。

我也坐在父亲对面，一勺一勺地吃着腊八粥，边吃边说：“爸，这粥熬得可地道了，里面的料可足了，您觉得咋样呀？”父亲咽下嘴里的粥，抬起头，看着我，那原本满是紧张和不安的脸上，渐渐绽放出了笑容，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，眼里闪烁着欣慰的光芒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嗯，好吃，真好吃啊。”那笑容里，满是欣慰，满是幸福，如同冬日里最温暖的阳光，穿透了饭堂里氤氲的热气，直直地照进了我心底，驱散了我心底多年的阴霾，让我那一直沉甸甸的心，也变得轻松起来。

这一碗腊八粥啊，承载了太多的情感，有曾经年少无知的不懂事，有后来每每想起便涌上心头的愧疚，更有此刻萦绕在心头的珍惜。它让我深刻地明白，父母的爱，总是那样纯粹而又无私，哪怕被我们无心地伤害过，也依旧会毫无保留地给予，从不求任何回报。而我，在这一次次暗暗发誓，愿用往后漫长的时光，去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，去守护父亲的这份笑容，让它永远这般灿烂，就像这腊八节的腊八粥一样，永远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力量。

也红

■ 阿明

席领导嘉宾被主持人邀请上台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。

台上，市领导一一与主要演员及主持人握了手。梁启春来到光彩照人的主持人梁丹丹面前时，迅速把手捏着的纸条转移到右手心，趁同梁丹丹握手的一瞬间把纸条递给她。两手分开前还故意用力捏了捏梁丹丹，同时极其隐蔽地用中指在梁丹丹手心划了一下，燃烧欲火的眼神直勾勾地向梁丹丹粘着粗黑长睫毛的大眼睛。梁丹丹即刻会意，握完手后，也快快把纸条转到握着话筒的左手藏住。

等领导们离场，梁丹丹快步回到后台化妆间，展开团团的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宝贝，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。明天晚上八点帝王总统房见，爱你！”看完，穿着超高跟鞋子的梁丹丹原地连跳三下，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只要她明天晚上赴了梁启春的约，江南市电视台副台长一职以及300万现金就轻松到手了。

再说晚会场前先行离开的欧光华，这会儿已抵达食乐世界，按约定在娱乐小世界停车场和柯金福见面。

欧光华刚到，柯金福就从黑暗的围墙边蹭了出来。欧光华把手上的车钥匙交给柯金福，他附在柯金福耳边说：“这是辆冒牌车，东西在车尾箱。”然后用手指了指停车场右角落处的一辆车。柯金福满意地咧咧嘴，双手抱拳向欧光华作了个揖，转身就向右角落那头走去。

上车后，柯金福感觉懵懵然，怀疑自己正在做着发财梦。做了几个深呼吸，下意识地抬手用力拍了拍右脸两边，一阵痛感传来，他反倒乐开了——有痛感才说明并不是做梦。

为免夜长梦多，柯金福马上着手实施自己的花消计划。他开车来到一着24小时营业的储蓄所门前，从车后箱搬出两个共装有200万现金的大纸箱先后抬进所里，交给营业员忙乎了很久才清数数目办完手续（那时存钱不用身份证可用假名）。

接近半夜，柯金福一路开车回到西城区（老城区）四街道口，把车停泊在距自己家大约还有五十米处。他不敢走前街，而是选择走后街，来到自己住的后屋。用铁丝撬开了窗塞，打开窗户，把脸贴在窗柱上，他压着声音轮换地喊：“爸，妈，姐……”

故乡的蕉林

■ 侯建明

在珠三角的水果店，香蕉是最常见的水果了。标示着“高州香蕉”的，价钱会稍贵一点，买的人却特别多。这是我们家乡的特产，远在他乡也如此接近，天天可品可赏，我和孩子们都特别爱吃。

香蕉虽然是很普通的水果，于我却有着特殊情结。它在我的记忆里，不单单是一种水果，曾经是家里的全部，长满我童年的每个角落。

我的童年印象里，故乡的土地上漫山遍野都是蕉林。站在高处望蕉林，就像站在岸边观海，一望无际，碧浪滔滔。蕉林起伏绵延向天边铺展，仿佛是大地不经意间遗落的一抹翠绿绸缎，轻轻覆盖在故乡的胸怀。

我的故乡，千百年来都是著名的香蕉产区。那里位于鉴江支流曹江河岸，云炉河、石骨河在附近交汇，到处是宽阔而肥沃的塍地，这些冲积而成的沙土结合带，特别适合香蕉的生长。这里的香蕉十分享香甜，口感滑嫩，甜而不腻，味道怡心悦神，韵味悠长。所以自古以来有种植香蕉的历史，并且芳名远播。《竹枝词》里“郎君欲问曹江路，只依蕉荫绿里行”的诗句，就足以说明古时候曹江一带香蕉种植的盛况。

改革开放后，分田到户，乡里人凭借地理优势，大力发展经济作物产业，遍植蕉果，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。田野里、山坡上、房前屋后……尽是起伏的碧浪，无数的蕉树整齐排列，高举一把把“大扇”。所有的道路，都在“大扇”方阵的簇拥下前行，所有的村庄，都在蕉林的环抱中安憩。柱柱炊烟袅袅，每天穿行在绿色的波涛上。

小时候，我常随父母一起，去蕉林里干活。一棵香蕉从种下到收获，大约需历时一年。家里几亩蕉林，这期间的管理并不轻松。驱虫除草、松土施肥，出蕉穗后还要剪蕾、套袋、加桩……活儿虽苦，但都是在蕉林的林荫里劳作。有蕉树举起的一把把排得密密麻麻的“大扇”遮挡，火热的阳光总和我们保持着合适的距离。有时累了饿了，就举头张望，一旦发现树上开熟的香蕉，我会高兴得跳起来。忘记所有疲惫，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摘，先尝为快。树上熟

的香蕉特别甜。可是这时候父母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开熟的香蕉不便运输，一压就烂，所以价格不好，甚至被拒收。香蕉一般长得八九成就要收割，迟了不行。但收割太早又影响产量，所以经常要到林间巡察。

那时候，每到暑假快要结束，父亲就会去蕉林里转悠。有时候会抬手摸摸那串串长得鼓胀饱满的蕉果，笑笑说：“这几棵就是你们几姐弟的学费了。”然后指着远处：“那排够家里下半年买米等开支哟，剩下的，就是今年的积蓄了。”望着蕉林，父亲的口气很豁达，眼神里充满了自信的悦色。

收割香蕉是最辛苦的。当雄鸡的歌声驱走了黑暗，万千碧扇便摇醒了故乡的清晨。那时的路还很小，也没有水泥路，狭长的乡道却忙碌不停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路上的行人便络绎不绝。家家户户都会在这一时刻出动，把自家地里收割的沉甸甸果实，绑在扁担两头，挑往两三公里外公路边的收购站点。鱼贯穿行在林间小道的人们，腿脚被重担压得微微颤抖，腰身和扁担被压成两把不同方向的弓，一把蓄势向前，一把蓄势向上。但嘴里的笑容却很灿烂，双眼如黎明的晨光一样清澈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只要到了收购站，所有的沉重，很快从肩膀上转移进口袋里。

摸着鼓胀口袋的乡亲们总难掩笑意，谈笑间心花怒放，连抹汗的姿势都充满喜悦。每次在父母卖掉香蕉回来时，我们就会远远迎上去，接过父母为我们买的糖果，文具或衣服，高兴地解下系在扁担一头的五花腩。那时候，能吃到肉是很幸福的事情了。

高高的“大扇”、起伏的碧浪、挑担子的队伍和来回奔走的人们，这便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风景。

渐渐地，辛勤的乡亲们，用坚实的脚板，一步步把路踩宽了，一步步把路踩硬了。随着父辈们的脊背日渐弯曲，村里栋栋新楼迅速挺了起来。往昔林间的低矮瓦房，逐渐消失在童年的记忆里。

几十年过去，在遥远的他乡一见到香蕉那蜡黄的身影，童年时那片摇曳的碧浪便一遍遍在眼前涌过。

人鬼不鬼的地步。但为了安慰年迈多病的父母，他只能撒谎：“爸妈，我是被冤枉的，这个事一时半刻说不清楚。我想去北漂，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今晚回家跟你们道个别，待会——待会给二姐一点钱让你们买些好吃的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已哽咽了，与父母隔墙面窗泪眼相望。

金福妈顾不上自己，伸手帮儿子擦拭眼泪，金福爸则红着眼直叹气。见状，在体制内工作过、相对冷静的二姐，赶忙从旁提醒：“你们再这样哭下去，治保主任就来了。”柯金福马上止住哭声，用力握了握父母的手，侧过脸对二姐说：“你现在就骑单车到街道口。”紧接着后退两步，朝窗内的父母深深鞠躬三下。虽然为着钱财犯过事，柯金福有着江南市儿女对长辈固有的孝道。

告别了父母，并把分给家人的钱交给二姐后，柯金福又开车返回娱乐小世界停车场。从停车场拖个箱子上到八楼VIP赌厅，把一捆捆的50万现金交给码房，换成了面值5万元的十枚筹码。

自郑勇坤和澳门黄老板合作开设娱乐小世界赌场以来，柯金福也偶尔来看过热闹，由于口袋里没有钞票，一次也没下场赌过。但今时不同往日，他柯金福今天发财了！掩不住暴富的狂喜，他心里念着词：“大爽一单赌场去，我辈岂是无钱人？”

临近春节，不少到外地打工做生意的人都已回乡，其中不乏投机取巧，急切盼望一夜暴富的，所以赌厅里的人比平时多了一倍。柯金福自认为已化了妆，没人会认出己，便往路数好赌客多的赌台挤去。

见面前十号位的赌客赌输了起身，柯金福立即把自己的十枚5万元筹码“啪”的一声压到十号位赌台上。用手拍了拍还留下余热的座椅，他头也不抬地大喊：“这局开庄，我下5万！”

荷官扫了一眼台面的筹码，高声喊道：“一号位下闲胜赌注50万，十号位下庄胜赌注5万，买定离手！”随着荷官的声音，抬眼望向对面一号座位，本来还得意忘形的柯金福被吓了一跳，对家竟然是老板张松东！不等荷官抽牌开庄，柯金福急忙抢回了桌面的那5万筹码，退缩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局不赌了。”

这时，张松东也认出了柯金福，对他的即时改易辙很满意，向荷官点了点头。果不其然，此局最后闲开九点，庄开三点，闲胜。柯金福暗忖：“好险！”于是双手抱拳向张松东作了一揖。

其实，张松东旁边座位还坐着罗为民夫妇，柯金福不认识而已。

第四十五章

-1-

上章说到柯金福替欧光华去省城向莫德钦追讨八千万的赌债。在他的勒迫下，莫德钦利用职务之便凑足了这八千万并在第二天中午到账。柯金福得到消息后才放了莫德钦，同时与欧光华约好，晚上返回江南市取走分给他的400万提成现金。

下午四时，柯金福用假身份证购买了从省汽车站到江南市的长途汽车票，混迹于客流中顺利坐上了车。此时，坐在汽车后排的柯金福，之前的短平头变成了长发大背头，戴着一副大墨镜，嘴唇上方还贴了片假的八字胡子，整个形象大变，同以前判若两人。他藏在墨镜下的双眼滴溜转，警觉地将车上的乘客观察个遍，没有发现异常才放下心来闭起眼睛，谋划着400万自己要怎么花销。

“先把200万存入银行定期五年，这样收益率高。然后拿100万偷渡去泰国，接回‘命根子’——这个最重要！余下的100万，给父母30万，再给四个姐姐各5万。还有50万，今晚就带去娱乐小世界赌几把，能赢最好，输了也权当买个刺激。”这么一想，柯金福心花怒放，差点绷不住脸露出笑容。

待柯金福回到江南市市区，夜幕已降临。他在路边牛杂面店草草填饱肚子，便到附近公共电话亭联系欧光华。

欧光华现在已升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长。今晚江南市召开“春节联欢晚会暨英模表彰大会”，市里四套领导班子全部参加，欧光华当然要在现场做好治安保卫工作。

而龙涛明作为受表彰领奖人员也来到了大会现场。因树脂总厂成功研发亚音速材料，并实现工业化生产给国防部提供航天材料，龙涛明获江南市军分区点名评为“科技模范”。

按大会安排，领奖人员会前要在后台彩排。于是欧光华、龙涛明和负责现场转播的电视台副台长黄丽丽，三位老同学又碰上了面，此刻正站一起聊天。

这个时候，欧光华看到别在腰间的叉机闪个不停，便对龙涛明和黄丽丽说：“二位老同学，我先去复个机，你们慢聊。”看着欧光华快步离开后，龙涛明视线转向黄丽丽：“最近好吗？”

黄丽丽白净的脸一下子红了：“唉，不怎么好，跑新闻、写新闻、审新闻太辛苦，生活太没有规律了。”说完又觉得自己说了多，忙转过话头：“龙厂长你呢，你好吗？”面对久未相见的老同学，龙涛明也打开了心

● 小说连载 ●